序曲

地中海是歐洲文明的源始,也是帝國主義興起的搖籃。十五世紀末,地中海已無法滿足航海家的冒險精神,更無法箝制帝國主義的侵略因子。質言之,尋找「東方」是冒險與侵略的動力。地大物博、歷史悠久的東方,對西方而言是「遙遠」與「神祕」的代名詞。馬可波羅的中國見聞讓歐洲人士醉心探訪遍地黃金、絲綢、香料的契丹 (Catay) ●。東方路途迢遙險峻,是臆想漫遊的國度,然而,黃金香料的物質主義和冒險求知的懷疑主義,讓哥倫布不斷研究航海圖,堅信可藉由海路來到東方。

得到西班牙女王伊莎貝爾 (Isabel La Católica) 的贊助, 哥倫布於 1492 年 8 月 2 日率領聖瑪麗亞 (Santa María)、妮娜 (La Niña)、品妲 (La Pinta) 三艘西班牙帆船,從西班牙的巴羅斯港 (Palos) 出航。歷經驚濤駭浪,哥氏於 1492 年 10 月 12 日抵達今日巴哈馬群島 (Islas Bahamas) 的瓦特林 (Watling) 小島②,並將之命名為聖薩爾瓦多 (San Salvador),即「救世主」之意,讚美天主讓他們能夠安全踏上陸地。哥氏踏上聖薩爾瓦多島後,

- ●"Catay"亦音 "Catayo"、或"Kitai",係來自阿拉 伯語,雖指中國 塞外民族,卻被 中世紀的歐洲人 士當作東方的代 表。
- ❷當地原住民稱該島為"Guanahaní",為「蜥蜴島」之意,現在 易名為瓦特林 (Watling)。

一場驚心動魄的世界爭霸戰即將上演,同時象徵世界歷史將重新改寫。 的確,發現新大陸的史實,不僅開啟人類航海新紀元,同時構成一部 冒險與侵略的史詩。然而,改寫的不只是歐洲的軍事擴張,還包括作 物的交流、人種族群的大遷移、飲食習慣的改變,以及奇幻文學、旅 遊文學的興起。

1492年,當哥倫布穿梭於各島嶼間,即刻被碧水縈迴的珊瑚礁海域,以及島上嫣紅柔綠的奇花異草所吸引。於是,哥氏在《航海日誌》上讚頌繽紛的海景和豐富的植物:「奇妙的魚群,有別於歐洲」、「翠綠如卡斯提亞的四月天」、「萬紫千紅,即使是歐洲的春季也無與倫比」、「處處綠意盎然、果實纍纍、風和日麗。」在動物方面,由於與大陸阻隔,大型動物較為貧乏,甚至缺乏哺乳類動物,因此,加勒比海文明經歷採集、狩獵後,略過放牧時期,直接發展農業。顯然哥倫布已注意到這個文明特色,他在日誌上如此記載:「此地不見大型猛獸,只見鸚鵡、蜥蜴,以及當地孩童所稱的蟒蛇。」

不讓哥倫布專美於前,無論是流連於此的文人雅士、抑或埋首於人文地理研究的科學家,均勾勒出加勒比海的多貌地形,同時也詳盡描繪異域他鄉見聞。十六世紀,史學家奧維多 (Corte Fernando de Oviedo) 和安格列利亞 (Pedro Mártir de Anglería),雖強調聖薩爾瓦多小島是西班牙人與印地安人首次交鋒之處,但也將這座島嶼描寫成夢幻仙境,只是字裡行間不免流露出鄙視印地安人之意味。傳教士拉斯卡薩斯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在書寫自然景觀之餘,則將印地安人視為純潔的生靈,並將印地安人的殞落歸咎於征服者的不義屠殺,因而贏得印地安人的守護使者之美譽。十八世紀,德國自然科學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在加勒比海進行深度的科學與人文研究,其研究文獻成為拉美地區珍貴的史料。

除了史料研究外,加勒比海是世界文學巨擘盡情揮毫的天堂。莎士比亞在《暴風雨》(The Tempest, 1612年)中,將普洛斯帕羅 (Prospero)比擬為歐洲拓殖者,並將加勒比海的純樸與靈氣,分別幻化為卡力班

(Caliban) 和愛麗兒 (Ariel)。卡力班是半人半獸的怪物,是化外之民, 也象徵純樸的生靈, 然而這個純樸的生靈何嘗不是歐洲白人最有力的 免費奴工? 愛麗兒是被解放的精靈, 因此, 他與卡力班一樣, 必須向 普洛斯帕羅俯首帖耳。政治鬥爭、權力慾壑、帝國拓殖、資本主義擴 張和全球化理論, 竟在《暴風雨》中一覽無遺, 莎翁在十六世紀早已 為我們舖陳未來。狄佛 (Daniel Defoe) 以加勒比海的島嶼為背景, 書寫 出《魯賓孫漂流記》(Robinson Crusoe, 1719年),雖然描寫的是海難 和劫後餘生的故事, 但是魯賓遜憑智慧和勇氣馴服野人, 不也反映出 加勒比海的殖民社會。史帝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在《金銀島》 (Treasure Island, 1883年)中,藉由一張藏寶圖,展開乘風破浪的淘 金故事,卻無意中透露出英國海盜占據古巴松林島 (Isla de Pinos),伺 機搶奪西班牙商船的史實。詹姆斯·巴利 (James Matthew Barrie) 的 《彼得潘》(Peter Pan and Wendy, 1911年),為孩童編織美麗的夢想, 小飛俠彼得潘、溫蒂、虎克船長、以及夢幻島上那些不願長大的小孩, 都是我們的童年記憶,然而這不僅是一部童書,也是一部加勒比海歷 險記。

以加勒比海為書寫背景的歐洲作家,總是離不開「精靈」、「夢幻」、「奇妙」、「神奇」等意象,奇幻文學的先驅非哥倫布莫屬,他在日誌中不斷以「奇妙」、「神奇」等詞彙禮讚加勒比海的綺麗山水和自然生態。起源於人類對新奇事物的探索,「奇幻」是潛意識的表現,是夢境的表達,也是虛構的神話;因此,不論是千奇百變的幻術、抑或飛天遁地的精靈、抑或奇形怪狀的生靈,皆是文學巨擘妙筆生花下刻意經營的魔幻意象。

然而,「奇幻」有其歷史淵源。希臘羅馬神話編織了一個奇幻世界,大自然界充塞著神仙妖魔,英雄人物亦被神格化,因此產生了帕修斯(Perseus)騰雲駕霧飛往北極、海克力斯(Hercules)到地府救人、奧德秀斯(Odysseus)在海上漂流十年等家喻戶曉的神話故事。柏拉圖神話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烏托邦傳奇,據信,在直布羅陀海峽以西的大西洋上

3根據柏拉圖所 言, 阿特蘭提斯 島上井然有序, 物產豐饒, 國泰 民安, 為一理想 國典型。阿特蘭 提斯島由海神波 寒頓統治,後來 海神將領土分成 十個島嶼, 分封 給他的十位兒 子, 經過海神數 代子孫的統治, 各個島嶼風光明 媚,建築富麗堂 皇,政治體制完 善,彼此結盟形 成一個強大帝 國, 並進行軍事 擴張攻打鄰國。 然而,帝國野心 使十個王國漸漸 步入毀滅之路。 阿特蘭提斯帝國 先後征服伊比利 半島、埃及等地, 其勢力穿過直布 羅陀海峽, 進入 地中海,降伏了 地中海的城邦, 與雅典發生激烈 的戰爭, 面對英 勇的雅典軍隊,

曾有一座名為阿特蘭提斯 (Atlantis) 的神祕島嶼③。在中古世紀迷信的年代裡,歐洲人仍然堅信海神波塞頓 (Poseidon) 和眾海妖蟠踞海中,航海家總是戒慎恐懼,不敢遠離伊比利半島,更遑論橫渡大西洋,以免駛離世界,掉入深淵。或許是浩瀚的大海激發了想像力,或者是神話的啟示,也許是海市蜃樓的幻影,歐洲人仿傚柏拉圖神話,在大西洋上,虛構了一座夢幻島,以葡文命名為"Ante Ilha",意思為「對岸之島」,即與伊比利半島遙遙相對的孤島。

打破迷信、越過樊籬,哥倫布抵達加勒比海後,歐洲人以為來到了夢幻島,於是稱加勒比海的島嶼為安地列斯群島 (Antillas),即源於 "Ante Ilha"。紛至沓來的征服者各個暴虐貪婪,以掠奪為目的,一步步走向阿特蘭提斯的魔咒,最後被加勒比海所吞噬。

莎翁藉《暴風雨》試煉人性,讓人類在焦慮、悲慟、恐懼中,洗滌慾壑、貪婪及邪惡的本性。自然界的「暴風雨」也不斷試煉加勒比海的人民,讓他們在強風中、在逆境裡,鍛鍊成達觀的族群。的確,在賞心悅目的自然風光背後卻是危機四伏;無常的火山爆發和無情的颶風侵襲是不可抗拒的天災,但是人禍引發的族群衝突與軍事殺戮,更是建構出加勒比海的歷史扉頁。在 1492 年之前,印地安人雖飽受火山與颶風的威脅,彼此之間也少不了爭端,但仍可安居樂業。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征服者的砲火遠超過火山與颶風的威力,經過半世紀的殖民,印地安人幾乎慘遭滅種。為了維持勞動人口,歐洲征服者從非洲引進黑奴,黑人從此取代印地安人,成了加勒比海的原生人種。十九世紀,歐洲國家又將中國苦力引進加勒比海,使混血人種更加繁複。

回顧歷史,加勒比海地區既是兵家必爭之地,也匯 集了各地的歷史聞人。然而,浩瀚的海水沖淡了各國爭 權奪利的煙硝味,化解了各族群的衝突嫌隙,包容了異 同文化,終究形成新加勒比海文化。從自然景觀到人文 社會,皆可窺視到加勒比海的融合生態與調和文化;因 此,不論原生、抑或外來,經由時間與土地的力量,相 互共生銷融,變形為另類生靈,化生為新文化。

阿特爾提斯 節 提斯 節 形 數 那 數 數 那 典 那 明 那 典 那 明 那 典 那 明 更 出 那 典 更 而 在 瞬 間 提 斯 沒 。